

二战纪实丛书 WORLD WAR II

不列顛戰役

〔英〕伦纳德·莫斯利 著

曾 诚 赵 鹏 译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书 名: 不列颠战役

著 者: (英) 伦纳德·莫里斯

译 者: 曾 诚 赵 鹏

出版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 3 号)
(邮政编码100034·电报挂号6550)

排印者: 北京市丰台区丰华印刷厂

发行者: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4.125

字 数: 87,000

版 次: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31,000

书 号: ISBN 7-5033-0530-4/I·277

定 价: 2.70 元 (膜)

(如有印刷、装订差错,可向本社调换)



女弹药工人正在检查一批炮弹。



一名刚参加英国国民军的70岁牧师正在学习武器的使用。英国国民军这支辅助防御力量到1940年8月已经报名参加的有一百多万英国人。

德国空军地勤人员正在检查用于捕捉夜间飞临该岛上空英国飞机的机动式探照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丘吉尔
同英国远征军的陆军军官们闲谈。
这支远征军1939年驻扎在法国。



1931年10月11日在一次集会上，佩带勋章的戈林(右三)，已是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国家社会党的头目。前排有纳粹德国党卫队司令希姆莱(左二)和纳粹冲锋队头子罗默(左三)。

一名落水的英国飞行员在弃机跳伞前干掉了一架敌人轰炸机。他乘船上岸时仍穿着救生衣。





一名士兵正在吻别他的儿子。儿子身上别着一个身份标签，肩上挎着一个装着防毒面具的箱子。



在同德国空军轰炸机和战斗机进行空战返回基地后疲劳的皇家空军飞行员正在述说当天的作战情况。

一名情报官正在向新来的人讲述敌机识别。



防空气球飘浮在塔桥上空。



巨大圆顶的圣保罗大教堂屹立在一片烟云火海上空。



乔治六世国王和伊丽莎白皇后察看白金汉宫北边的废墟，这是在1940年9月10日空中炸弹爆炸时被破坏的。

目 录

第一章	英国的困境.....	1
第二章	战前的力量对比.....	20
第三章	“鹰日”行动.....	39
第四章	对伦敦的进攻.....	65
第五章	闪电战的严峻考验.....	85
第六章	轰炸机的最后一幕.....	110

第一章 英国的困境

- 英国迅速溃败
- 戈林又惊又恼
- 纳粹的征服日程表
- 希特勒在比贡涅雪耻
- 德国空军的灌肠到了英吉利海峡沿岸
- 德意志帝国试探和平
- 丘吉尔拖延时间
- 元首决定入侵
- 德军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人
- 投降的最后一次机会
- 英国的强硬答复
- 激战中的脏话

1940年6月5日清晨，在法国北部港口敦刻尔克附近，两名德国空军的高级将领正沿着宽阔的海滨沙滩向前走着，他们的皮靴踏在一支溃退的军队所留下的废墟上。这是英军大批驱逐舰和小型船只撤离后的第一个早晨。最后一只船已载着所剩下的英国远征军，赶在德军凶猛的钳形攻势将他们包围起来之前撤出了这里。

海滩上到处都是英国人丢弃的弹药和溃退时扔下的杂物，其中有士兵们蹚水奔向救援船只时丢掉的数千只鞋，他们骑到海边来的数百辆自行车，排成一系列长阵的卡车和大炮，一堆堆步枪，还有堆积成山的罐头食品，在寒冷的晨风中，到处都飘着碎布片和雪片般的军事文件。

那两个德国人走到了一堆装葡萄酒和威士忌的空酒瓶前，这是军官们吃完后扔下的，无疑，英军在等待援救时曾痛饮了一番。那两个德国人中有一个是德国空军参谋部的霍夫曼·冯·沃尔多将军，他用脚尖踢了踢一只酒瓶，挥手划过这一片废墟。

“这里就是埋葬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希望的坟墓！”他说道。随后，他又鄙夷地指着酒瓶说：“这就是他们的墓碑！”

另一位军官摇了摇头。此人矮小肥胖，制服的胸前佩戴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得的勋章，那双黑黑的小眼睛透着一副惯于颐指气使的神情。他就是恩哈德·米尔契将军，德国空军里那位以自我为中心但却相当能干的军官，他是空军司令、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的副手，而且还是空军的监察长。

透过晨雾，米尔契凝望着沉在浅滩上的英国船只和他周围那片英国军队留下的狼藉。但他的脸上却没有一点他的同伴那种得意洋洋的表情。“他们的希望还没有被埋葬，”他说道。然后他稍停顿了一会儿，几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说，“我们没有时间可浪费。”

后来，就在同一天，米尔契将军参加了陆军元帅戈林在他的装甲列车上召集的一次德国空军总司令部的会议，列车

就停在离敦刻尔克几英里处的地方。与米尔契一同坐在会议桌周围的还有艾伯特·凯塞林将军、雨果·斯比埃尔将军以及汉斯—雨尔根·施登夫将军；他们分别是德国空军第二、第三和第五航空队的司令，另外还有戈林的参谋长汉斯·耶舒昂纳克将军。

戈林兴高采烈。德国的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像闪电般地传遍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似乎也使这位陆军元帅显得尤为容光焕发。他看上去特别地精神。他带到列车上的随身护士已说服他将副可待因的剂量减少到每天三十片，这种毒性较弱的麻醉剂已使他上了瘾。他的男按摩师已将他多余的脂肪拍打掉了一部分。他的男仆给他穿上了一套华丽的丝质新制服。

他神采飞扬地拥抱他手下的将军，拍着他们的后背，绕桌走了一圈，然后来到首席的位置上对他们讲话。他首先告诉大家，法国方面的某些消息媒介已开始试探停战的条件了，接着他又说，英国军队在遭受了德国军队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于敦刻尔克被“歼灭”，他和元首不知有多么高兴。

米尔契一怔。“是说英国军队？”他插话道。他说，据他在敦刻尔克所看到的情况，英国远没有被打垮。他数过，那里大概有二、三十具士兵的尸体，而英军的大部分人马都完好无损地逃掉了。“我承认，在三个星期内就将他们赶出了法国，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它对英国人的傲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米尔契说，“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几乎把他们的全部军队都撤过了英吉利海峡，这个情况令人担忧。”

事实的确如此。虽然德国的轰炸机摧毁了200多艘援救的船只，但英军仍撤走了224,000人——足足占英国远征军的百分之八十五——另外还有114,000法国军队和少数比利时人。这批人马精疲力竭，士气低落，他们被迫放弃了所有的装备，然而他们却逃出了德国人为他们布下的陷阱，不久的将来他们将卷土重来。

带着战争差不多已结束的想法来召集这次会议的戈林，被米尔契的一席话说得垂头丧气。他问他的这位监察长：你认为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米尔契字句强调地说：

“我强烈要求立即将空军现有的全部兵力调至英吉利海峡沿岸……攻占大不列颠不容拖延……我警告你，元帅先生，如果你给英国人三四周休整的时间，到那时就来不及了。”

戈林对这项建议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短短的一句“这不行”。但是，随着会议的继续进行，他开始转向米尔契的观点，几个小时之后，一项计划终于形成了——这是一个发动不列颠战役的计划。

第二天，戈林就来到了希特勒设在比利时一个村庄里的临时指挥部，这个名叫布鲁利勒佩奇的村子与法国隔界相望。在把空军将领们详尽讨论过的那项计划呈交给希特勒时，这位陆军元帅显得信心十足。显然，他已接受了攻占、征服英国就能迅速结束西线战争的观点。

“我的元首，”戈林说道，“这就是胜利的蓝图！”

如果能赶在英军的残兵败将喘息过来之前就以极快的速度执行，这项计划的确不错。它拟以空降兵入侵，先以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大举进攻英国的南部沿海。在飞机袭击的掩护下，伞兵部队将在英国本土着陆，并夺取一个机场。紧

接着用容克军用运输机进行穿梭运输，运送由德国陆军调入空军的五个精锐师；这些士兵将呈扇形散开，像丛林野火一样遍布英国农村。

除了地面上可能遇到的抵抗之外，这项计划还考虑到了其它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

要使英国人屈膝投降，不仅要把他们的飞机从天上打下来，而且还必须封死他们运送食品的海路，并使他们的港口陷入瘫痪。这就意味着要解决在世界上仍是最强大的英国海军。但是戈林预言，德国的入侵将使大英帝国在北海和地中海的战舰离开现在的位置，而且还会调动英格兰斯卡帕湾重兵把守的大本营里的军舰，迫使它们开足马力驶向英吉利海峡。这样，全部皇家海军将集结在这条狭长的海域，与此同时，全部的皇家空军也将在战场上空露面。因此，戈林接着说：“这将使我能够以德国的空军不仅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而且也能消灭他们强大的海上力量。”

戈林也不得不承认，这将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腥战争，双方都将付出很高的代价。但他解释说，当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时，留在海峡另一边作后备的调自陆军的另外五个师将发挥威力。戈林预言，只用这“一点点”增援部队，“我们就能最后见分晓——那时英国就是我们的了。”

从陆军元帅自己的个人角度来看，这个计划还另有妙处，妙就妙在它将是一场由德国空军控制的战斗。不仅有10个陆军师将归他指挥，而且德国海军那些需要用来作后援和策应的船只和舰艇也将归到他的手下。他相信，德国空军不但能阻挡英国海军的侵扰，还能摧毁英国的空军力量。身为德国空军的总指挥官，如果入侵英国成功，戈林必定获得头

功的荣耀。

当然，他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希特勒。他最后强调，要取得这次能使德国打赢这场战争的胜利，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即战争务必立即打响——就在这几天。一定要趁他们尚未从比利时和法国之战的惨败中爬起来，趁那些从敦刻尔克撤走的英国远征军仍然士气低落，缺乏武器装备。

“我等待着你的命令，我的元首。”戈林带着自信的期待说。

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却让他傻了眼，而米尔契将军听到这项命令后更是暴跳如雷。希特勒明确指出，尽管他欣赏这个计划的现实态度，但却反对将它付诸实施——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项计划不会取得成功，而是因为他觉得现在或将来都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他让戈林“不要行动”。他深信，英国人作为一个理智的民族，到此时此刻已认识到了他们山穷水尽的处境，他指望英国政府会接受将由他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在着手准备这件事的同时，他并不想用穷追猛打的入侵来“教训”他们。

在米尔契看来，这简直是疯了，当然他只敢私下在日记里这么说。他认为英国人不会媾和。他认定他们正在秣马厉兵，要征服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他们的空中力量，让他们的海军葬身海底，封锁他们的港口，然后长驱直入，到英国的本土上与他们较量。这就是不列颠之役在这位德国空军监察长心目中的含意，德国每浪费一个小时就给了英国人用以准备反攻的生死攸关的60分钟。

如果希特勒当时愿意听听英国的声音，那么他就会清楚

英国人抵抗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决。刚就任首相不久的温斯顿·丘吉尔在对国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作这篇演讲时，从敦刻尔克溃退下来的最后一批英国士兵还在逃命。丘吉尔说：“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着陆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林里战斗；我们决不投降。”

希特勒自称他不愿意羞辱西方联盟中的那一半英国人，但这一点并不惠及联盟中另一个主要的伙伴法国人。敦刻尔克胜利刚过两个多星期，法国的最后一道防线就在德军闪电战的进攻下崩溃了，一个以八十四岁的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为首的新政府请求停火。为了将这次停战变成法国的一个民族耻辱，希特勒下令谈判将在贡比涅森林中进行，地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凯撒德意志的密使接受战败的那节火车车厢。当贝当的代表听着停战条件的序言时，希特勒坐在1918年胜利的盟军司令斐迪南·福煦元帅曾坐过的那把椅子上。

6月22日，法国在这些条件上签了字。那节车厢在一片欢庆胜利的气氛中运往了柏林，那个为1918年的停战签字仪式而立的纪念碑也被德国工兵炸成了碎片。第二天，希特勒仔仔细细地游览了一番巴黎，那里的公共建筑上空飘着一面面的卐字旗。

法国失陷之后，德国的战争机器突然变得温和起来了。德国的士兵在多威尔和勒杜盖英吉利海峡的岸边洗澡，他们光顾那些挂着“此处说德语”的牌子的饭馆和咖啡馆，而几周之前，同样是这些饭馆和咖啡馆，挂的却是“此处说英语”的牌子。

然而，在法国北部海岸并不全是休息和娱乐。对德国武装部队的将领们来说，希特勒“不要行动”的命令仅仅只是说他现在不希望进攻那个岛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为希特勒万一突然改变主意的可能性作准备。

因此，德国空军把在北海沿岸低地国家空军基地的第二航空队调到了英吉利海峡，一同调去的还有前不久法国北部战线附近的第三航空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赫赫有名的红色男爵的表兄弟，胆大过人的沃尔夫莱姆·冯·里希特霍芬将军也在调集兵力，他手下的战斗机和俯冲轰炸机中队正在英吉利海峡沿岸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法国飞机场集合——从那里飞到多佛尔断崖只需20分钟，飞到伦敦也只用一个小时。

在这些部队的身后，轰炸机中队和容克军用运输机正从它们在德国的基地开过来，德国士兵已把肝泥腊肠和啤酒的味道传遍了法国兵营，而前不久这里弥漫的还是法国香烟和廉价葡萄酒的气味。

德国的海军也在忙碌着。他们的驳船和小型船只正在集合，他们沿莱茵河通过荷兰和比利时的运河网正驶向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的集合点。

虽然希特勒的禁令不让对英国发动全面进攻，但是德国空军正通过零星的空袭让他们的飞行员进行有益的演习，这些空袭还可以提醒英国人，他们的敌人仍在那里等着行动呢。夜袭轰炸机组成的小分队挑选了一些孤立的目标——诸如南部和东部防范较严的地区之外的机场和工厂——目的是试试他们进攻的准确度和有效性。白天，战斗机在英吉利海峡呼啸而过，它们袭击护航舰，企图引诱皇家空军的飞机起飞作战，以了解英国人的飞行技术和胆量。

德国的侦察机也偶尔飞过肯特、萨西克斯和汉普郡的乡村进行拍照。尽管有这种侦察和监视，但是德军无法看到英国工厂里的情况，也无法知道与此同样重要的英国人脑子里的想法。

有一些有影响的英国人认为与德国讲和的时候到了，这些人并不全都是胆小鬼或叛国者。英国朝野许多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分析了英国的处境，他们并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而是害怕一场拼死的决战会牺牲无数人的生命，带来触目惊心的破坏，而且，他们认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的机会极小。

如果选择同希特勒讲和，就意味着承认他对欧洲大陆的统治，而且还要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手中夺来的海外殖民地归还给他们。至少欧洲几个中立国的首都有这样的传闻，风是纳粹的外交官们放出来的。据说，希特勒是真心真意地敬慕英国人，敬慕他们的帝国和文明；作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符合希特勒有关优秀民族的标准；他不想消灭他们。

六月底，德国方面试探和平的建议通过各种中立的消息渠道传到了伦敦。梵蒂冈通过它在瑞士的教皇使节发去了一封询问信。瑞典国王也亲自要求英国与德国和解。在西班牙，纳粹的密使正在直接与英国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会谈。

在官方，丘吉尔首相坚决反对这些建议。正如他在给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回信中所说的：“甚至在对这种要求或建议作出考虑之前，德国就必须用事实而不是空话作出确实的保证。它必须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

麦、荷兰、比利时，尤其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生活。”但是，战后发现的一些材料表明，丘吉尔曾让国会的绥靖派和中立国的调解人相信，他的政府并非不愿意同纳粹进行商量，只要元首信守他所说的保持英国“作为世界均势的一个因素”。

实际上，丘吉尔是在争取时间。农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伍的老兵以及地方上其他一些国防志愿人员都聚集到了国民军的行列，他们正在英国的一条一条道路和5,000英里的海岸线上巡逻，手里拿着狩猎用的武器，老式的步枪，甚至还有草耙和高尔夫球杆。在他们得到正规的装备之前，在敦刻尔克撤回的士兵和其他正规军重新武装起来之前，在防御工事筑牢、坦克陷阱挖好、海边的地雷埋好之前，在皇家空军以更好的飞机和飞行员加强实力之前，每赢得一天都是珍贵的。

丘吉尔对待希特勒的和平方案的真正态度已不容置疑了。一天晚上，他召集了一次帝国参谋部会议，会议是在那迷宫般的地下总部的一间空房子里进行的，此处有白厅“地洞”之称，离国会和政府办公楼很近。当首相走进来时，已聚集在那里的将军们和内阁大臣们都站着静静地看着他，只听得见排风扇往这间沉闷的屋子里输送空气的声音。他站住了，从嘴上拿下了那只雪茄，用它划过这个简陋的防空洞，然后指向会议桌首席位置上放的那把木椅。

“我将在这间屋子里指挥这场战争。”他宣布说，“如果我们受到入侵，我就坐在那里——那把椅子上。”他把雪茄放回到嘴上，吐了一口烟，然后接着说，“我就坐在那里，直到德国人被赶走，要么直到他们把我的尸体抬出去。”